

一千零一种离别与相逢之

恰似个朝朝暮暮

■何 芬

不知什么时候，丸子与大钱成了朋友圈里的点赞之交。

丸子下夜班回来洗完澡后，睡前半小时翻翻朋友圈，翻到大钱发了一条行业动态，心头“哦”了一下，再点个赞，关了手机，睡到早晨手机叫铃便是。若是没有大钱的动态，也是一夜安睡，只是不动声色罢了。大钱呢，他在机修厂中午工作餐时才得空，边看手机边翻朋友圈，看到合适的，点个赞，再到自己朋友圈转发一下。大钱当然看得到丸子的点赞，他也想到丸子那里去点赞啊，可是丸子要么用企业微信号发柜台上新产品，要么在私人的微信号里难得发一次朋友圈，大钱找不到突破口啊。

大钱的电话，丸子倒是接。大钱说，“是我。”丸子“嗯”了一声，算是回应了。要说周末见个面，去哪个近郊景点玩，丸子就不作声了。大钱在电话那头欢快地规划着线路，丸子电话这头“嗯嗯嗯”地听，可美好图景描绘完了，丸子却会说一句：“太累了，巡了一周的柜台，周末就想好好睡个觉。”两个人就这么谈不下去了。

大概大钱给的，并不是丸子想要的吧。大钱有自己的机修厂，也算个小老板。丸子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柜姐，哪怕是一个大牌化妆品的商场总管。俩人认识这么久，丸子留意到从未听大钱跟自己聊一聊自己和他的未来，就知道“出去玩出去玩”，可丸子却觉得自己该付出的都付出了。

大钱和丸子是发小，一个院里长大的，俩人现在还住在一个院里呢，都是住在父母家的离异中年，大钱是净身出户，丸子是分财产走人。俩人是发小，但不是青梅竹马。丸子有自己的青梅竹马。丸子第一段婚姻的终结，就是因为她结婚的人不是她想要相伴一生的人。

大钱还得感谢宋之玉的决绝呢。用大院里的人的说法，宋之玉考上研究生之后，就把丸子给甩了。两个人的感情怎么能这样说断就断啊，连大钱都替他们记着呢——在那个大院被大雪铺满的清晨，宋之玉站在院子正中的那棵压满了白雪的大樟树下，一把拉过丸子的手裹在自己的手掌里。看不清丸子的脸，可大钱看到丸子呵着气抬头看着宋之玉时，宋之玉脸上的笑容，那是他大钱一直都想拥有的幸福的样子。大钱不知道，后来，宋之玉也是站在这棵树下，与丸子提出了分手。那时，宋之玉刚刚从师专毕业，分配到大院上级单位的子弟学校教书，丸子因为母亲的缘故被照顾安排在企业机关。丸子本以为俩人会一直在这个大院里相守相伴，就像她的母亲那样，成年累月、终其一生地等着她的父亲——她的父亲或许某一天会从遥远的基地归来。但那天，让丸子又惊又痛满含泪花的是，宋之玉抬头看看头上那棵树，又望望丸子，似乎不带一点感情地说：“院子里有棵树，就是个‘困’字。我不想困在这里一辈子。如果考研成功了，我就可以离开这里。如果考研失败了，我就什么都失去了，包括你！你能理解我现在的痛苦吗？”

那时的丸子还太软弱，她甚至

鼓不起勇气说出自己的勇敢。每当她在母亲安排的婚姻里挣扎时，总有一个声音在撞击着她的心房：“带我走！带我走！”可纵使时空辗转错乱，也唤不回那天的宋之玉。从宋之玉远离的背影中，丸子感受到一种被遗弃感，甚至归因于宋之玉孤高、清平的大院教师家庭，与丸子这样孤儿寡母的技术工人家庭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。

一夜之间，大院老的秩序随着改革的深入分崩离析。新的秩序催生了一批新的身份的大院子弟，这其中就有抓住了社会化转型机遇，接手了大院车间冰山一角的大钱。从大院企业机关离职的丸子也在多家贸易公司辗转，这些年才在一家像样的贸易公司担任中层。而宋之玉，在考上研究生后，在沿海建设大潮中进入一所新筹建的高校，将父母接离大院，早就断了音讯。

丸子是在走出大院，进入社会后，才有了跟母亲提出要离婚的勇气的。好在双方没有子女，若是耽误个五六年的，丸子就不是短婚离异了。从大牌的柜姐做起，丸子在成为中层之前，已在那方寸柜台阅人无数。宋之玉、前夫之类的人，或知好要不起价，或不知好也不会给价，早就化身各位前来买大牌的顾客，在她面前显影千百回了。

大钱纵是个截得了同行大单，笼络得了房东的三头六臂，但到了丸子那里就一个价值认同：能不能跟我结婚的人？

丸子也是看到大钱实诚，那天才在街上走着走着，上了大钱的车。大钱载着走路把鞋跟走坏了的丸子，从城北走到城南找修鞋档口。这一路上，大钱没话找话。一会说：“总记得以前我们读书时的样子。”见丸子一笑而过，大钱压抑了一会，又提起更小的时候：“好香啊，又到了小时候妈妈叫吃饭的时候。感觉那时各家的菜香都往大樟树那里飘。因为那里是院子的中心，我们都在那里玩。还记得你和玉伢子，被我们书包一丢，一哄而上，抬新娘娘吗……”大钱突然想起提起宋之玉似乎有些不妥，赶紧打住，却见丸子侧脸带着笑看着他，任他怎么瞅也瞅不出异样。大钱觉得自己多虑了，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说话。下车后，丸子在那坐着修鞋时，他就抽着闷烟在那里等。丸子鞋修好了，大钱把烟一掐，上前拎上丸子放在一旁的包，冲着丸子说了句“中午一起吃饭”，就脸红了。

丸子怎会看不出大钱的心思。她早听妈妈说过，“院子里的大钱实诚，明明是前妻在外面有了人。说是前妻没有工作，他就房子、车子什么都没要就离了婚，只要了自己那家修理厂。”这么个实诚的人，前妻为何会在外面有了人呢？在与大钱的进一步接触中，丸子尝试慢慢理解这个事情。

买东西，出去玩，出去吃饭，已经成为大钱与丸子交往的三部曲。多次参加品牌维护的培训，丸子对商场里的东西有自己的见解，她往往愿意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往一些小众品牌店走，也定期维护一下自己所服务品牌的主流人群。大钱也乖乖地跟在后面拎包，不时会在女人聚会里陪着站站。有一次，一场聚会下来，大钱大受欢迎，加了20多个女性的微信。

丸子翻着看了看，除了两三个是丸子的轻奢主顾，大部分是并不具有购买力的小姑娘。在小姑娘的眼中，陪着买东西的大钱或许是个多大的金主。但是大牌的长期购买女性，他们却能一眼看穿这只是恋爱初期男人对女性投其所好的行为。到了最后，丸子将“买东西”从自己与大钱约会这个流程中剔除了，她不得不反省，要一个男人陪着女人逛街买东西，会不会让一个男人变得没有出息。更重要的是，她不需要一段节外生枝的恋爱。当大钱将丸子的不悦理解为“吃醋”时，丸子也在大钱“一场聚会就春风得意”的脑门上盖了无数个“没见过世面”的大印章。

在某些时刻，丸子心头也不是没有涌起一股暖意。一次，在丸子例假期里大钱也执意要见面。见了面，也不会问其他，带着丸子就往阳光好的农家乐走，就像是趁着中午要吃饭的时间借机见个面一样。饭桌前坐下，点好吃的安顿好，他才捏捏丸子的手说：“脸色不太好，赶快先喝口热茶。”

若不是类似交往细节在支撑，丸子何苦还在等“什么时候提结婚的事情”？丸子的心是一点一点给的，这就是她所谓的该付出的都付出了。

剔除了逛街买东西，拒绝了出去玩的设想，丸子还会出去吃那一餐饭吗？大钱与丸子真正成了两个没有交往成本的朋友圈好友。每日，仍旧是朋友圈里见面，丸子还得时不时提醒自己不要见异思迁，自己尚有一个“还未提及婚嫁的恋爱对象”。

转眼春天就到了，马上就要清明了。妈妈来电话要丸子回家，帮忙做给父亲衣冠冢烧的小纸花。丸子家就住在院子大樟树旁的那栋单元楼上。周末上午，母女俩搬了桌子，在阳台上，一边看着大樟树的树冠一边糊小纸花。父亲是大院那个保密基地的一名技术工，在一次执行工作任务时走散了，失踪，死未见尸。妈妈也不知道父亲是多久去的保密基地，反正她这一辈人已经习惯了长久的离别。“丸子啊，”妈妈将一片片白纸花瓣往木杆上糊，眯着眼睛跟女儿回忆往事：“记得那会还没有你呢。你爸爸说，早上出门看到这大樟树，晚上回家也看到这大樟树，这就是他能给我的朝朝暮暮。”

丸子印象中对爸爸的模样只停留在小时候，她只记得爸爸驾着一副黑色眼镜，笑起来声音很爽朗。每当有人来家里时，他就要看看他那块黑色手表说：“好，我这边五分钟就位。”

丸子正想着，“五分钟就位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放在手边的手机收到一条大钱发来的微信说：“好，这段时间都陪你。”丸子正纳闷：“朋友圈点赞之交都两个月了，这段时间大钱没有陪我啊。”谁料，大钱马上又撤销了这条讯息。

丸子放下手机，一边糊着给父亲的小纸花，一边也就渐渐想明白了。

丸子没有删除大钱的微信。多年来，她从宋之玉那里得到的伤感，也一并释然了。恰似父亲那没有给母亲兑现的朝朝与暮暮，让丸子明白，她一直寻找但寻找不得、但终将寻找下去的到底是什么。



美好的忧伤

■宁 乔

傍晚,从小狗乐乐的坟前摘了几束野花
插在
院子每个角落

这些空了的地方
顿时鲜活起来
风一吹
野花婀娜地摆动
花香,淡淡的
像一尾尾鱼,四处游动
整个黄昏慢了下来

参加新春座谈会有感

■周新铭

县长开言别有情,讨论宏愿志成城。
西渡吹起冲锋号,东路集群高速兵。
一区一园灯火亮,三农三业自分明。
蒸江沃土生春色,处处都夸点赞声。

春之犁铧

■黄廷付

那一天，我走进老屋。不经意间抬头，倒挂在房梁上的犁铧映入我的眼帘。它已是锈迹斑斑，犹如一个长着满脸老年斑的老人，安静地守着老屋。

犁铧残留在我脑海中最早的记忆，是我六七岁那年的初春时节。父亲赶着老牛在前面耕地，闪光的犁铧在大地上划出一道道垄沟。父亲不停地吆喝着牲口，偶尔也会扬起鞭子，在头顶上空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。清脆的响声之后，空旷的田野里就会从不远处传来回声。

我跟在母亲身后，学着母亲的动作，抓一把化肥丢进犁铧刚刚翻起的地垄沟里。

在我十八岁那年的初春，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我擦干眼泪，拿起父亲的鞭子，学着父亲的模样，把耕绳套在老牛的脖子上，扛着犁铧下了地。

老牛似乎听不懂我那青涩的吆喝，竟然在原地打转，不肯向前。看热闹的村里人，不时传来嘲讽的笑声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只是一个不懂庄稼活的书呆子。用他们的话来说：“你父亲的心起得高，庄户人家不好好学把式，上什么学？我们前后村那么多人，有几个跃出农门的？现在后悔也晚了。”

母亲放下挎着化肥的篮子，在老牛的周围转了一圈，用手扶正了牛梭子，又把牛肚子下面的绳子松了松。然后对我说：“我们不蒸馒头也要蒸（争）口气，别人能做到的，咱也一定能做到。”母亲的话刚说完，我看到老牛点了点头，竟然慢慢地迈开了蹄子。

那个父亲使用多年的犁铧，在阳光下依然泛着银色的光芒。所过之处，翻出的新鲜土壤，在我身后构成了一道有些弯曲的风景线。我不由得叹了口气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母亲说：“不要哭，我们要活出个样来，不能让人看笑话，你爸在天上看着我们呐！”

后来，村里有了旋耕机，就不再需要老牛。慢慢老去的老牛在被卖的那天，我就站在它身边，用手轻轻抚摸着它的头。许久。老牛仿佛知道自己就要离开我们了，它一直眼泪汪汪地看着我，母亲当时也哭得非常伤心。

闲置在老屋的犁铧，被来村里收废品的人看到，询问过好几次，可母亲每次都坚决地摇摇头：“不卖，留个念想。”